

邓绍基 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明清小说精品

附 历代白话小说精品 三



明清小说精品

附 历代白话小说精品

邓绍基 / 主编

(三)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清小说精品 .1/邓绍基主编. -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11

ISBN 7-5387-0977-0

I. 明… II. 邓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明清时代 IV. ①I24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1363 号

明清白话小说精品(三)

选题策划: 张明 郝勇

主 编: 邓绍基

责任编辑: 邓淑杰

装帧设计: 龙振海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省霸州市福利胶印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170 千字

印 张: 6.75

版 次: 2003 年 9 月第 2 版

印 次: 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- 7 - 5387 - 0977 - 0/I · 934

定 价: (全套 30 册) 680.00 元

编委会成员

余冠英：著名文学史专家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国际笔会会员

主编：《诗经与楚辞精品》

曹道衡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主编：《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精品》

霍松林：著名文艺理论家、古代文学研究专家、诗人、书法家、

教育家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

主编：《唐诗精品》

吴熊和：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人文学院院长

主编：《宋词精品》

王季思：中国古典戏曲协会会长、中山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主编：《元曲精品》

邓绍基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、学术委员会主任、教

授、博士生导师

主编：《明清小说精品》

郭预衡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

主编：《中国历代散文精品》

张少康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国古代文学理

论学会常务理事

主编：《中国历代文论精品》

目 录

(三)

周 楫

洒雪堂巧结良缘..... (2)

陆人龙

击豪强徒报师恩 代成狱弟脱兄难 (21)

凶徒失妻失财 善士得妇得货 (33)

李 渔

合影楼 (44)

酌元亭主人

走安南玉马换猩绒 (62)

佚 名

自作孽 (83)

附 历代白话小说精品

宋

佚 名

碾玉观音..... (103)

错斩崔宁·····	(115)
闹樊楼多情周胜仙·····	(130)

元

佚 名

快嘴李翠莲记·····	(142)
宋四公大闹禁魂张·····	(156)
汪信之一死救全家·····	(178)

优秀白话长篇小说选目 ·····	(200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

周 楫（生卒年不详）

字清源，别署济川子。武林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约生于明万历年间，清顺治年间犹在世。著有小说《西湖一集》和《西湖二集》，前者已佚。从《二集》序文，知他“胸怀慷慨”而怀才不遇。今人疑他是一个以说书或演剧为业的文人，尚无确据。

洒雪堂巧结良缘

倾国名姝，出尘才子，真个佳丽。鱼水因缘，鸾凤契合，事如人意。贝阙烟花，龙宫风月，漫诧传书柳毅。想传奇又添一段，勾栏里做《还魂记》。

稀稀罕罕，奇奇怪怪，凑得完完备备。梦叶神言，婚谐腹偶，两姓非容易。牙床儿上，绣衾儿里，浑似牡丹双蒂。问这番怎如前度，一般滋味。

这只词儿，调寄《永遇乐》。话说元朝廷祐初年，有个魏巫臣，是襄阳人，官为江浙行省参政。夫人萧氏，封郢国夫人。共生三子：大者魏鹭，次者魏鸞，三名魏鹏。这魏鹏生于浙江公廨①之中。魏巫臣因与钱塘贾平章相好，平章之妻邢国莫夫人亦与萧夫人相好，同时两位夫人怀着身孕，彼此指腹为婚。分娩之时，魏家生下男儿，名为魏鹏；贾家生下女子，名为娉娉。不期魏巫臣患起一场病来，死于任所，萧夫人只得抱了魏鹏，并大子魏鹭，次子魏鸞，扶柩而归于襄阳，遂与莫夫人再三订了婚姻之约，两个相哭而

别；贾平章同莫夫人，直送至水口，方才分别。萧夫人一路扶柩而回，渐渐到于家庭之间，发回了一应衙门人役，将丈夫棺木埋葬于祖坟之侧，三年守孝，自不必说。

不觉魏鹏渐渐长大，年登十八，取字寓言，聪明智慧，熟于经史，三场得手。不料有才无命，至正间不第，心中甚是郁闷，萧夫人恐其成疾，遂对他说道：“钱塘乃父亲做官之处，此时名师夙儒，多是你父亲考取的门生，你可到彼访一明师相从，好友相处，庶几有成。况钱塘山水秀丽，妙不可言，可以开豁心胸，不必在此闷闷。”说罢，袖中取出一封书来道：“你到钱塘，当先访故贾平章邢国莫夫人，把我这封书送与，我内中自有要紧说话，不可拆开。”分付已毕，遂取出送莫夫人的礼物交付。魏鹏领了母亲书仪，暗暗的道：“母亲书中不知有何等要紧说话在内，叫我不要拆开，我且私自拆开来一看何如。”那书上道：

自别芳容，不觉又十五年矣，光阴迅速，有如此乎！忆昔日在钱塘之时，杯酒笑谈，何日不同。岂期好事多磨，先参政弃世，苦不可言。妾从别后，无日不忆念夫人，不知夫人亦念妾否乎？后知先平章亦复丧逝，彼此痛苦，想同之也。恨雁鱼沉，无从吊奠耳。别后定钟兰桂。鹏儿长大，颇事诗书，今秋下第，郁郁不乐，遂命游学贵乡，幸指点一明师相从，使彼学业有成，为幸为感。今爱媳聪慧非常，深娴四德，谅不负指腹为婚之约。今两家儿女俱已长成，不知何日可谐婚期？敬此候问夫人起居，兼致菲仪数十种，聊表千里鹅毛之意，万勿鄙弃。邢国夫人妆次不宣。妾魏门萧氏敛衽拜。

魏鹏看了书，大喜道：“原来我与贾小姐有指腹为婚之约，但不知人才何如，聪明何如，可配得我否？”遂叫小仆青山，收拾了琴剑书箱，一路而来，到于杭州地面，就在北关门边老姬家，做

了寓所。次日出游，遍访故人无在者，唯见湖山佳丽，清景满前，车马喧阗，笙歌盈耳。魏鹏看了，遂赋《满庭芳》一阙以纪胜，题于纸窗之上，其词曰：

天下雄藩，浙江名郡，自来唯说钱塘。水清山秀，人物异寻常。多少朱门甲第，闹丛里，争沸丝簧。少年客，谩携绿绮，到处鼓求凰。徘徊应自笑，功名未就，红叶谁将？且不须惆怅，柳嫩花芳。闻道蓝桥路近，愿今生一饮琼浆。那时节，云英靓了，欢喜煞装航。

话说魏鹏写完此词，边姬走来看了道：“这是相公作耶？”魏鹏不应。边姬道：“相公岂见老妇不是知音之人？大凡乐府酝酿为先，此词虽佳，还欠妩媚，周美成、秦少游、黄山谷诸人，当不如此。”魏鹏闻了大惊，细细询问边姬来历，方知他原是达睦丞相的宠姬，丞相薨后，出嫁民间，如今年已五十八岁，通晓诗书音律，善于谈笑刺绣，多往来于达官家，为女子之师，人都称他为边孺人。魏鹏问道：“当日丞相与我先公参政并贾平章，都是同辈人矣。”边孺人方知他是魏巫臣之子，便道：“大好！大好！”因出酒肴宴饮。酒席之间，魏鹏细细问参政旧日同僚各官。边孺人道：“都无矣，只有贾氏一门在此。”魏鹏道：“老母有书，要达贾府，敢求孺人先容。”边孺人许诺。魏鹏遂问：“平章弃世之后，莫夫人健否？小姐何如？”边孺人道：“夫人甚是康健。一子名麟，字灵昭。小姐名娉婷，字云华，母亲梦孔雀衔牡丹蕊于怀而生；貌若天仙，填词度曲，精妙入神，李易安、朱淑真之等辈也。莫夫人自幼命老妇教读，老妇自以为不如也。夫人家中富贵气象，不减平章在日光景。”魏鹏见说小姐如此之妙，不觉神魂俱动，就要边孺人到贾府去。这壁厢边孺人正要起身，莫夫人因见边孺人长久不来，恰好叫丫环春鸿到边孺人家里来，边孺人就同春鸿到贾府去，见了夫人，说及魏家郎君，道萧夫人致书之意。莫夫人吃

惊道：“正在此想念，恰好到此，可速速为我召来。”就着春鸿来请，魏鹏随步而往，到于贾府门首，春鸿先进通报，随后就着二个青衣②出来引导，到于重堂。莫夫人服命服③而出，立于堂中。魏鹏再拜。夫人道：“魏郎几时到此？”魏鹏道：“来此数日，未敢斗胆进见。”夫人道：“通家至契，一来便当相见。”坐罢，夫人道：“记得别时尚在怀抱，今如此长成矣！”遂问萧夫人并鹭、鹭二兄安否何如，魏鹏一一对答。夫人又说旧日之事，如在目前，但不提起指腹为婚之事。魏鹏甚是疑心，遂叫小仆青山解开书囊，取出母亲之书，并礼物数十种送上。夫人拆开书，从头看了，纳入袖中，收了礼物，并不发一言。顷间，一童子出拜，生得甚秀。夫人道：“小儿子麟儿也，今十二岁矣，与太夫人别后所生。”叫春鸿接小姐出来相见。须臾，边孺人领二丫环拥一女子从绣帘中出。魏鹏见了欲避，夫人道：“小女子也，通家相见不妨。”小姐深深道了万福，魏鹏答礼。小姐就坐于夫人之侧；边孺人也来坐了。魏鹏略略偷眼觑那小姐，果然貌若天仙，有西子之容，昭君之色。魏鹏见了，就如失魂的一般，不敢多看，即忙起身辞别。夫人留道：“先平章与先参政情同骨肉，尊堂与老身亦如姊妹，别后鱼沉雁杳，绝不闻信息，恐此生无相见之期，今日得见郎君，老怀喜慰，怎便辞别？”魏鹏只得坐下。夫人密密叫小姐进去整理酒筵。不一时间，酒筵齐备，水陆④毕陈。夫人命儿子与小姐同坐，更迭劝酒。夫人对小姐道：“魏郎长于你三月，自今以后，既是通家，当以兄妹称呼。”魏鹏闻得兄妹二字，惊得面色如土，就象《西厢记》的光景，却又不敢作不悦之色，只得勉强假作欢笑。夫人又命小姐再三劝酒，魏鹏终以兄妹二字，饮酒不下。小姐见魏郎不饮，便对夫人道：“魏家哥哥想是不饮小杯，当以大杯奉敬何如？”魏郎道：“小杯尚且不能饮，何况大杯！”小姐道：“如不饮小杯，便以大杯敬也。”魏郎见小姐奉劝，只得一饮而尽。夫人笑对边孺人道：“郎君既在你家，怎生不早来说，该罚一杯。”边孺人笑而饮之。饮

罢，魏郎告退。夫人道：“魏郎不必到边孺人处去，只在寒舍安下便是。”魏郎假称“不敢”。夫人道：“岂有通家骨肉之情，不在寒舍安下之理？”一壁厢叫家仆脱欢，小苍头宜童，引魏郎到于前堂外东厢房止宿，一壁厢叫人到边孺人家取行李。魏郎到于东厢房内，但见屏帏床褥，书几浴盆，笔砚琴棋，无一不备。魏郎虽以兄妹二字不乐，但遇此倾城之色，眉梢眼底，大有滋味，况且又住在此，尽可亲而近之，后来必有好处。因赋《风入松》一词，醉书于粉壁之上。

碧城十二瞰湖边，山水更清妍；此邦自古繁华地，
风光好，终日歌弦。苏小宅边桃李，坡公堤上人烟。

绮窗罗幕锁婵娟，咫尺远如天。红娘不寄张生信，西
厢事，只恐虚传。怎及青铜明镜，铸来便得团圆。

不说魏郎思想贾云华。且说贾云华进到内室，好生牵挂魏郎，便叫丫环朱樱道：“你去看魏家哥哥可曾睡否？”朱樱出来看了，回覆道：“魏家哥哥题首诗在壁上，我隔窗看不出，明日起早，待他不曾出房，将诗抄来与小姐看看，是何等样诗句。”看官，你道朱樱怎生晓得？原来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朱樱日日伏侍小姐，绣床之暇，读书识字，此窍颇通。次日果然起早，将此词抄与小姐看。小姐看了暗笑，便取了双鸾霞笺一幅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也和一首付与朱樱。朱樱将来送与魏郎道：“小姐致意哥哥，有书奉达。”魏郎拆开来一看，也是一首《风入松》词道：

五人家在汉江边，才貌及春妍，天教分付风流态，
好才调，会管能弦。文采胸中星斗，词华笔底云烟。

蓝田新锯壁娟娟，日暖绚晴天。广寒宫阙应须到，凭
索曲，一笑亲传。好向嫦娥借问，冰轮怎不教圆？

魏郎看了，笑得眼睛没缝，方知边孺人之称赞，一字非虚。见他赋情深厚，不忍释手，遂珍藏于书笈^⑤之中，再三作谢。朱樱自去。朱樱方才转身，夫人着宜童来请到中堂道：“郎君奉尊堂之命，

远来游学，不可蹉跎时日，此处有个何先生，大有学问之人，门下学生相从者甚多，郎君如从他读书，大有进益。赞见之礼，吾已备办在此矣。”魏郎虽然口里应允，他心中全念着贾云华，将功名二字竟抛在东洋大海里去了，还有甚么诗云子曰、之乎者也，见夫人强逼他去从先生，这也是不凑趣之事，竟象小孩子上学堂的一般，心里有不欲之意，没奈何只得承命而去。然也不过应名故事而已，那真心倒全副都在贾云华身上。但念夫人意思虽甚殷勤，供给虽甚整齐，争奈再不提起姻事，妹妹哥哥，毕竟不妥，不知日后还可有婚姻之期否？遂走到吴山上伍相国祠中，虔诚祈一梦兆，得神报云：

洒雪堂中人再世，月中方得见嫦娥。

魏郎醒来，再三推详不得，只得将来放过一边。一日，偶与朋友出游西湖，贾云华因魏郎不在，同朱樱悄悄走到书房之内，细细看魏郎窗上所题之词，甚是啧啧称赞。一时高兴，也题绝句二首于卧屏之上。

净几明窗绝点尘，圣贤长日与相亲，
文房潇洒无余物，惟有牙签伴玉人。

又一绝句道：

花柳芳菲二月时，名园剩有牡丹枝，
风流杜牧还知否？莫恨寻春去较迟。

话说魏郎抵暮归来，见了此诗，深自懊悔，不得相见，随笔和二首，题于花笺之上道：

冰肌玉骨出风尘，隔水盈盈不可亲，
留下数联珠与玉，凭将分付有情人。

又一绝句道：

小桃才到试花时，不放深红便满枝，
只为易开还易谢，东君有意故教迟。

魏郎写完此诗，无便寄去。恰好春鸿携一壶茶来道：“夫人闻

西湖归来，恐为酒困，特烹新龙井茶在此解渴。”魏郎见春鸿甚是体态轻盈，乘着一时酒兴，便一把搂抱过来道：“小姐既认我为哥哥，你认我为夫何如？”春鸿变色不肯道：“夫人严肃，又恐小姐知道嗔怪。”魏郎道：“小姐固无妨也。”春鸿再三挣扎不脱，也是及时之年，假意推辞，见魏郎上紧，也便逆来顺受了。正是：

偶然仓卒相亲，也当春风一度。

魏郎事完，再三抚慰道：“吾有一诗奉小姐，可为我持去。”春鸿比前更觉亲热，连声应允，即时持去；付与小姐看了，纳入袖中，分付春鸿，切勿漏泄。方才说罢，夫人着朱樱来请道：“莫家哥哥到。”贾云华走出相见，是外兄莫有壬来探望。夫人设宴相待，魏郎同宴，夫人因久别有壬，且悲且喜，姑侄劝酬，不觉至醉，筵毕各散。夫人早睡，独小姐率领丫环，收拾器皿，锁闭门户。朱樱持烛伴小姐出来照料，见魏郎独立，惊道：“哥哥怎生还不去睡？”魏郎道：“口渴求茶。”小姐命朱樱去取茶。魏郎见朱樱去了，便道：“我有一言相告：母亲为我婚姻，艰难水陆，千里远来，今夫人并无一语，说及婚姻之事，但称为兄妹，怎生是好？”贾云华默然不言。适朱樱捧茶而至，贾云华亲递与魏郎。魏郎谢道：“何烦亲递。”贾云华道：“爱兄敬兄，礼宜如此。”魏郎渐渐捱身过来。贾云华退立数步道：“今夕夜深，哥哥且返室，来宵有话再说。”遂道了万福而退。次日，夫人中酒不能起。晚间，小姐果然私走出来，到于东厢房，见魏郎道了万福，闲话片时。见壁上琴道：“哥哥精于此耶？”魏郎道：“十四五时，即究心于此。闻小姐此艺最精，小生先鼓一曲，抛砖引玉何如？”就除下壁上这张天风环珮琴来，鼓《关雎》一曲，以动其心。小姐道：“吟猗绰注，一一皆精，但取声太巧，下指略轻耳！”魏郎甚服其言，便请小姐试鼓一曲。云华鼓《雉朝飞》一曲以答。魏郎道：“指法极妙，但此曲未免有淫艳之声。”云华道：“无妻之人，其词哀苦，何淫艳之有？”魏郎道：“若非牧犊子^⑥之妻，安能造此妙乎？”云华无言，但微笑而已。

此夕言谈稍洽，甚有情趣。忽夫人睡醒，呼小姐要人参汤，小姐急去。魏郎茫然自失，枕上赋《如梦令》词一曲道：

明月好风良夜，梦到楚王台下。云薄雨难成，佳

会又成虚话！误也误也！青着眼儿乾罢！

次日，魏郎起早，进问夫人安否。出来，走到清凝阁少坐。内室无人。那时云华正坐阁前低头着绣鞋，其双弯甚是纤小。魏郎闪身户外窥视，却被小丫环福福看见，急急报与小姐。小姐大怒，要对夫人说知。魏郎惶恐道：“适才到夫人处问安，迷路至此，兄妹之情，何忍便大怒耶？”小姐道：“男子无故不入中堂，怎生好直造内室？倘被他人窥见，成何体面？自今以后，切勿如此。”魏郎连连谢过不已。小姐笑道：“警戒哥哥下次耳，何劳深谢！”魏郎方知云华之狡猾也。

夫人一日遣春鸿捧茶与魏郎饮，魏郎又乘机得与春鸿再续前好，便求告春鸿道：“你怎生做个方便则个。”春鸿道：“你与小姐原有指腹为婚之约，况且郎才女貌，自然相得。我有白绫汗巾一条在此，哥哥你写一首情词在上，看小姐怎生发付，便见分晓。”魏郎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即忙提起笔来，做首诗道：

蛟绡原自出龙宫，长在佳人玉手中，

留待洞房花烛夜，海棠枝上拭新红。

题诗毕，付与春鸿。春鸿前走，魏郎随后，走至柏泛堂，小姐正在那里倚槛玩庭前新柳，因诵辛稼轩词道：“休去倚危栏，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。”魏郎遽前，抚其背道：“我更断肠也。”小姐道：“狂生又来耶？”魏郎道：“不得不如此耳。”小姐命春鸿去取茶，春鸿故意将汗巾坠于地下，小姐抬起看了，怒道：“何无忌惮如此？”魏郎道：“我与你原自不同，指腹为婚，神明共鉴，不期夫人以兄妹相称，竟有背盟之意，全赖你无弃我之心，方可谐百年之眷。今你又漠然如土木相似，绝无哀怜之意，我来此两月，终日相对，真眼饱肚中饥也。若再如此数月，我决然一命休矣，你

何忍心如此！”小姐闻言，叹息道：“哥哥之言差矣，我岂土木之人。指腹为婚，此是何等样盟誓，今母亲并不提起婚姻二字，反以兄妹相称，定因兄是异乡之人，不肯将奴家嫁与哥哥。奴家自见哥哥以来，忘食忘寝，好生牵肠割肚，比兄之情更倍。但以异日得谐秦晋^⑦，终身为箕帚之妾，偕老百年，乃妾之愿，若草草苟合，妾心决不愿也。”魏郎道：“说得好自在话儿，若必待六礼告成，则我将为冢中之人矣。”小姐闻之，心生狐疑之间，忽夫人见召，魏郎慌张而出。

次日，小姐着春鸿将一纸付与魏郎，魏郎拆开来看了，内一诗道：

春光九十恐无多，如此良宵莫浪过，

寄与风流攀桂客，直教今夕见姮娥。

魏郎见了，欢喜不胜，举手向天作谢，磨枪备剑，预作准备，巴不得登时日落西山，顷刻撞钟发擂。争奈何先生处一个不凑趣的朋友金在熔走来探望，强拖魏郎到湖上妓家秀梅处饮酒；魏郎假推有疾，那金在熔不顾死活，一把拖出，魏郎只得随了他去。到了秀梅之处，秀梅见魏郎风姿典雅，大杯奉着魏郎。魏郎一心牵挂着小姐，只是不饮，怎当得秀梅捉住乱灌，一连灌了数杯，魏郎大醉如泥，出得秀梅之门，一步一跌而回，走入东厢房门，便一交睡倒在石栏杆地上。那时月明，小姐乘夫人睡熟，悄悄走出闺门来赴约，不意魏郎酣寝，酒气逼人，呼之不醒，乃怅然入室，取笔，书绝句一首于几上道：

暮雨朝云少定踪，空劳神女下巫峰，

襄王自是无情者，醉卧月明花影中。

题毕而退。天明酒醒，魏郎见几上这首诗，懊恨无及，自恨为妓秀梅所误，赓韵和一首道：

飘飘浪迹与萍踪，误入蓬莱第几峰，

凡骨未仙尘俗在，罡风吹落醉乡中。

魏郎懊恨之极，再无便可乘。适值平章忌辰，夫人往西邻姚恭恕长者家，附荐佛事，以邀冥福，做三昼夜功德。夫人出门，分付小姐料理家事，锁闭门户。说罢出门而去。说话的，你道这夫人好生疏虞，怎生放着两个孤男寡女在家，可不是自开他一个婚媾的门户了？只因这小姐少年老成，一毫不苟言，不苟笑，闺门严肃，整整有条，中门之外，未尝移步，因此并不疑心到这件事上，然毕竟是疏虞之处。夫人方才出门，那魏郎就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一刻也蹲坐不牢，乘机闯入绣房，要做云雨之事。小姐恐为丫环等所知，不成体面，断然不肯道：“百年之事，在此一旦，何得草草！妾晚间当明烛启门，焚香以俟。”魏郎应允。至暮，小姐分付众仆道：“夫人不在，汝等各宜小心火烛，早睡，男人不许擅入中堂，女人不许出外。”众人莫不拱听。又调开朱樱、春鸿，另睡一处。朱樱、春鸿也知小姐之意，各人走开，让他方便。魏郎更余天气，蹑步而进，从柏泛堂后，转过横楼，有两条路，不知何路可达。正在迟疑之间，忽然异香一阵，扑鼻而来。魏郎寻香而往，但见绿窗半启，绛烛高烧，香气氤氲之中，立着那位仙子，上服紫罗衫，下着翠文裙，自拈沉香放于金雀尾炉中。闻得魏郎步履声，出户而迎，延入⑧室内。室内怎么光景？

室中安墨漆罗钿屏风床，红罗圈金杂彩绣帐，床左有一股红矮几，几上盛绣鞋二双，弯弯如莲瓣，仍以锦帕覆其上。右有铜丝梅花笼，悬收香鸟一只。东壁上挂二乔并扇图，西壁挂美人梳头歌，壁下二犀皮桌相对，一放笔砚文房具，一放妆奁梳掠具，小花瓶插海棠一枝，花笺数幅，玉镇纸一枚。对房则藕丝吊窗，下作船轩，轩外缭以粉墙，墙内叠石为台，上种牡丹数本，佳花异草，丛错相间，距台二尺许，砖甃一方池，池中金鱼数十尾，护阶草笼罩其上。

说不尽那室中精致。魏郎那有闲心观玩，便推小姐入于彩帐